



杨忠血洒鲁北

“他辗转鲁北,坚持鲁北反扫荡战争,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高度的威望,对鲁北根据地之创造,建树无数功勋。”1941年10月13日,一一五师政治部在向总政治部报告的电文中说:“杨忠的牺牲,不仅是我党我军的损失,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……”

杨忠,原名欧阳吉善,江西省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人。190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,杨忠自少年时代就受到党的影响,为支持土改斗争,曾亲手处决了3个恶霸地主。1930年,杨忠率领2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。同年5月,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不久,他来到瑞金,在部队里负责宣传工作。由于文化程度低,杨忠连标语都写不好,为此他发奋苦学,很快就能熟练

地阅读文件,并写得一手好字。后来,和他相处的同志都说:“我们以为杨忠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呢!”

1934年10月,杨忠随红三军团参加了长征。平型关战役后,一一五师在晋察冀边区休整,他担任民兵工作团团长,带领工作团成员在附近几个县开展群众工作,动员了四五千名青年入伍。

从瑞金走出来的杨忠身经百战,勇敢沉着。一次部队休整时,日军飞机轰炸,当时杨忠正在写信,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炸开,震得屋顶灰土直落。杨忠掸去纸上的尘土,若无其事地写完信交给通信员,然后才不慌不忙地收拾行装转移。

抗战初期,日军为隔断冀鲁边区和清河区部队的联系,

沿黄河一带增筑了大批据点、岗楼,驻扎重兵加强封锁。

1940年冬天,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指挥部决定打通“两区”的联系,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。

1941年7月20日,身为一一五师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的杨忠率领十七团一营、三营及政治部机关1000多人南下。9月3日部队行进到了惠民县辛店镇徒骇河畔的夹河村一带,再进一步就可过黄河与南岸的清河区接头。

对于八路军的大胆突破,日军非常恐慌。9月4日午时,日军调集济南、德州、商河、惠民等地日伪军2000多人,汽车50辆,迫击炮20余门,偷偷包围了旅政治部机关、一营驻地夹河村和三营驻地陈牛庄。

面对日伪军的疯狂夹击,全体指战员奋勇反击,连续突破日伪军的三层包围。突围时,机枪手中弹牺牲,杨忠拿过机枪,向敌人一顿猛扫,一下撂倒了10多个日军,掩护队伍冲出。

杨忠突围至陈牛庄时,三营已经转移,他在撤离途中又遭遇日军阻击,不幸中弹牺牲。

1946年12月20日,为纪念对开辟鲁北新区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忠烈士,冀鲁边区决定在他率领部队开辟的游击区,即商、济、惠民三县交界处,新设置一个县,并命名为“杨忠县”。1949年5月,根据中央关于为纪念烈士所改县名一律恢复原名的精神,杨忠县改为惠民县,1950年5月撤销。

(本文原载于《渤海红色文化故事》)

渤海老区印记

80年前,英勇无畏的渤海区军民坚定革命理想信念,不怕牺牲、艰苦奋斗,团结一心、浴血奋战,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,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,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孕育形成了“不屈不挠、艰苦奋斗,顾全大局、无私奉献”的“老渤海精神”。

新时代下,传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,重温渤海区光辉的革命斗争历程,缅怀渤海区党政军民的丰功伟绩,对激励全市上下加快推进品质滨州建设,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最美丽篇章具有重要意义。本报特开设《渤海老区印记》栏目,进一步深入挖掘新时代背景下渤海革命传统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,传承红色基因、赓续红色血脉、汲取信仰力量,更好助力新时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。

“就是牺牲我自己,也绝不让密电码落到敌人手里,我一定把密电码送到。”这不单单是一句重于泰山的铮铮誓言,更是王壮基用生命和鲜血兑现的革命诺言。

1940年冬,根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关于开辟鲁北、打通与清河区联系的指示,冀鲁边区主力部队准备南下。但黄河两岸有日军重兵封锁,且有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所部数股顽军据守这一带,打通与清河区的联系困难很大。边区领导决定先派人去联系,并以教导六旅的名义给驻清河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写了一封信,要第二分区领导派一可靠的秘密交通员,将信送过黄河,交给山东纵队三旅副旅长杨国夫。这是一个非常艰巨危险的任务,要穿过惠民等好几个县的敌占区,步行数百里,经过黄河等几十处关卡,艰难险阻,困难重重,万一被敌人查住,牺牲性命不说,党的战略机密就会泄露。事关重大,举足轻重,第二分区领导经过再三斟酌,将这一艰巨重要任务交给了长期在黄河沿岸活动,熟悉地形、敌情的商河县地下党负责人、小学教员王壮基。

王壮基欣然接受任务,他把密信藏在夹袄的棉絮里,顺利地送到了杨国夫手中。十多天后,带着杨国夫的复信,王壮基安全抵达冀鲁边区。冀鲁边区党委研究了复信,决定派王壮基再渡黄河,把边区的电报



密码送到清河区,以便打通两区的空中通讯联络。

王壮基临行前,边区首长把密电码交给他,郑重地叮嘱道:“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任务,不准泄露给任何人。要把密电码亲手交给杨国夫旅长,遇到危急情况时,首先把密电码销毁。”

半个月后,冀鲁边区收到了清河区的电报,并立即回电,两区之间有了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,但王壮基却没有回到边区,他牺牲在了返回边区的路途中。

完成任务后,王壮基带着杨国夫的密件,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,匆匆返程。临近黄河渡口,他见到日军在河滩设下哨卡,严格盘查过往行人。王壮基不慌不忙地迎着日军走去,摘下礼帽,朝着敌人弯弯腰,顺手将几张钞票递过去。日军见来人如此“懂事”,在他

身上胡乱捏了一下就放行了。

王壮基虽闯过第一关,但对岸滩头上还有敌人的哨卡,他必须小心行事。渡船停稳后,王壮基想如法炮制,但盘查的伪军一下将钞票打掉,嘟囔着嫌太少。王壮基又赶紧把金表递上去,说:“老总通融一下,家里有老人病重,急需探望。”伪军一把抢过金表,仍是在王壮基身上乱捏乱摸。突然,一个伪军捏到了王壮基衣服夹层里面好像有纸片一样的东西,立刻大叫:“把他带走,这个人可疑,他衣服里面有东西,拆开他衣服看看。”

王壮基见事情败露,立刻掏出匕首朝两个伪军刺去,伪军猝不及防,双双被刺中倒地,王壮基夺路便逃。一边是陡立的大堤,一边是滔滔黄河水,他只能在宽阔的河滩上朝前狂奔。

突然,王壮基感到右腿一

阵钻心的疼痛,腿一软,栽倒在地。他挣扎着坐起来,撩开棉袍一看,只见大腿已被子弹打穿,鲜血顺着裤脚汩汩地往外流。

伪军的喊叫声越来越近,王壮基脑子飞转:绝不能让密件落入敌人手中。他迅速从棉袍衣襟里抽出密件,团起来塞进嘴里,使劲嚼了几下,便往肚里咽。谁知因为刚才跑得太急,喉干舌燥,纸张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该怎么办?他用手使劲在地上刨了几下,但黄土冻得硬邦邦的,一时也不可能刨出个坑来。伪军渐渐逼近跟前,情况十分危急。他看了看腿上的枪眼,背转身子,把牙一咬,将纸团狠命朝伤口里一塞,自己也疼得昏迷过去……

王壮基清醒后,发现已经在伪军的牢房里了。伪军把他吊起来拷打,要他说出机密,他只是咬紧牙关,不说一字。连续遭受了两天两夜的严刑审讯,王壮基的四肢全被打断,仍然守口如瓶。伪军无计可施,将王壮基拖到黄河岸边杀害。

临刑前,王壮基将他的被捕经过告诉了同狱的一位战友,要他转告党组织:“我已经完成任务,虽死无憾!”当战友们到黄河岸边找到他的遗体时,发现密件还深深地藏在他的伤口里。

(本文原载于《渤海红色文化故事》)

红色交通员王壮基